

从“查甫与查某”到“膛口与卵鸟” ——试析闽南语中的敏感词汇语义场

陈毓培

南京大学文学院

朱蓓雯

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

提要

闽南语是拥有非汉语底层的汉语方言，在闽南语中，有许多敏感词汇并非来源于汉语，也只能以音译或训读等方式呈现出来。然而多数人在研究这些敏感词汇时，首先揣摩的是它们与古代汉语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而非考虑它们与古闽越语是否有一定的渊源。而现代壮侗语与古闽越语具有传承关系，因此本文将现代壮侗语与闽南语的资料相联系，来探讨它们之间的密切关系。由于这些敏感词的特殊性，在考察这些敏感词时必须设立语义场，将它们与其他词汇区分开来，着重地观察壮侗语与闽南语中的敏感词之间的关联性。

关键词：闽南语、非汉语底层、古闽越语、壮侗语系、敏感词汇

From “Dapo and Chabor” to “Cibai and Lanjiao”
——**Analysis of the Semantic Field of Sensitive Words in Southern Min Language**

TAN Yu Pei
School of Liberal Arts, Nanjing University

CHOO Qian We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Nanjing University

Abstract

Southern Min Language is a Chinese dialect with a non-Chinese language base. In Southern Min Language, there are many sensitive words that are not derived from Chinese, and can only be presented by transliteration or training. However, when most people study these sensitive vocabularies, they would try to figure out what kind of relationship they have with ancient Chinese at the first place, rather than consider whether they have a certain relationship with the ancient Minyue language. The modern Zhuang language has an inheritance relationship with the ancient Minyue language. Therefore, this article will link the modern Zhuang Language with the information of Southern Min language to explore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Due to the particularity of these sensitive words, it is necessary to set up semantic fields when examining these sensitive words, distinguish them from other words, and focus 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trong words in Z Tai-Kadai languages.

Keywords: Southern Min Language, non-Chinese language base, ancient Minyue language, Tai-Kadai languages, sensitive vocabularies

一、引言：闽南语与壮侗语

闽南语是历史层次与音变现象均相当丰富的汉语方言，这些复杂深厚的语言表现，与闽南地区的历史发展密切相关。周代既有“蛮闽”部落的记载，在秦汉时期就有中原汉人随着军政力量入闽，同时带入上古汉语，由于汉语的政治优势，导致闽地通行的古闽越语逐渐转为汉语系统。接下来的闽地移民历史上，陆续有北方汉人因战乱避难等原因迁入闽地，促使古吴楚方言、北方汉语与当地土著语言，经过接触融合，奠定了闽南语的关键基础。文波、李辉(2004)认为，现在的南方汉族多半是北方汉族男性同南方外族女性通婚留下的后代，而融合到南方汉族中的南方原住民族女性远远多于男性。因此，中原地区的北方汉族南下镇压蛮獠叛乱、躲避战乱等间接地造成了南北文化、古代汉语与古闽越语的碰撞与交融，也因此导致了古闽越语的语言特色在闽南语的底层中仍有反映。

二、闽南语中的身体私密部位敏感词

在《闽南语概说》中，周长楫教授(2010)认为闽南语中的某些词也许是古闽越语的残留，但要对这些词进行考究是十分困难的，只能通过对现代壮侗语与闽南语进行考察比较，来推衍可能为原始闽语的假设性词汇，而往往具有不确定性。本文收录的闽南语敏感词例子是属于较特殊的一类词，它们鲜少记载于汉语古辞书中，在其他方言中也找不到相应的词，只好用同音汉字或创造方言俗字来进行书写与记录；有的甚至有其音而无其字，有的看似训读得有理有据，但其实则有些牵强，如闽南语中的女阴称作“膻口”(据《闽南方言大辞典》)，亦有学者配作“膻尻”，闽南语中读作[tsi¹⁻⁶bai¹]；i膻”是妇女私处处女幽膻道的旧称，虽说后来其发音分化演变为[tsi¹⁻⁶]，在汉语语音演变规律中看来是可以解释得通的，但“口”在闽南语漳腔中读作[khau³]，《广韵》“苦后切”后中古音khu⁸，上古音*kho[?]；而[bai¹]与闽南语漳腔中[khau³]相去甚远，却叫人难以信服。

在接下来举出的闽南方言例子中，是以漳州腔作为标准的，以下试举的闽南方言例子相信是来源于古闽越语的闽南语词汇：

中文	闽南语 国际 音标	闽南语 训读字、 自造字	壮语	侗语	水语	布依语
阴道	tsi ¹⁻⁶ bai ¹	膻口	congheed [eo:ŋ ⁶ eɛ:t ⁸]	bongh [poŋ ³³] / nyaip [ŋai ³⁵] / beeh [pe ³³]	tsum ² ŋi ¹ / ŋi ¹ / peu ⁴	beeh ³ [pe ³³] / xiad [ei:t ³³]
阴茎	lan ^{6- 5} tsiao ³	卵鸟	ceiq [cei ⁵]	Lieit [ljəi ¹³] / geiv [kəi ⁵³]	tsum ² lai ³	waiz [vei ¹¹] / nais [nei ³⁵]

乳房	liŋ ¹ /ne ¹	奶	ne [ne ⁵] / [ne:u ⁵] [nen ⁵]	mis [mi ³²³] mit [mi ¹³]	tiu ⁴	ndanl meex [me ³¹]
屁股	kha ¹⁻⁶ tshu ¹	尻川	[eak ⁷ kum ⁵] /[eak ⁷ hai ⁴]	deex [te ⁵³]	?num ⁵ qe ⁴	daaix [ta:i ³¹]
睾丸	lan ⁶⁻⁵ hut ⁸	卵核	cehraem / makqaeq	geiv [koi ⁵³]	tit ⁷ / ŋui ⁶ tit ⁷	jais raml [teei ³⁵ zem ²⁴]

*以上资料皆摘自《闽南方言大词典》、《现代壮语词汇词典》、《侗汉词典》、《汉水词典》与《布依汉词典》

闽南语当中有不少古闽越语的留存，相对于语言事实而言，形成这些语言事实背后的历史文化因素是微妙的、令人难以琢磨的，更多时候是难以证实的，只能提出一些构想和揣测来加以说明。以这类身体部位的敏感词为例，它们除了作为表示身体部位的作用之外，其实更是语言使用者会经常使用的脏话粗言，尤其古人普遍受教育的程度远不如现代的教育普及率；而北方汉族与南方土著的后代在使用脏话的时候，都会下意识地使用较弱势、但更熟悉的方言，就如同现代的普通话与方言一样，我们想更形象或具体地表述意义时，会无意识地使用我们自己更为熟悉的方言，因此久而久之这些微妙的身体私密部位敏感词就得以保存下来，成为闽南文化不可缺失的一部分。

闽南语中的“女阴”一词在《闽南方言大词典》中写作“膛口”，“膛”即指阴道；该字不见于《说文》，上古音构拟为* tjet，闽南语读作[tsi¹⁻⁶]。壮语称女阴为[ce:t⁸]，阴道是[co:ŋ⁶ ce:t⁸]。水语也称阴道作[tsum² ŋi¹]。而闽南语中的“阴茎”一词在《闽南方言大词典》中写作“卵鸟”，而壮语则称阴茎为[cei⁵]，水语中为[tsum² lai³]。由此可见，闽南语中的“女阴”与“阴茎”就依然保留着和水语中的声母[-ts]，与壮语中同词的[-c]声母也十分相近，应是由此派生而来；而在侗语中则读作[ŋai³⁵]，从其韵母[-ai]看来，或许可以与闽南语中的[bai¹]相互联系起来。

乳，汉语文献中多用为动词。¹《左传·宣公四年》：“夫人使弃诸梦中，虎乳之。”《广韵》：“乳，柔也，而主切。”乳，中古音ŋy^B，上古音* k-noʔ。与“乳”相对应的还有“乃”（奶），《广韵》：“奴亥切”，中古nəi^B，上古音* neʔ，后文字形式写作“奶”，《广韵》：“乳也，奴蟹切。”闽南语中的“乳”读作[liŋ¹]，而“奶”读作[ne¹]，与布依语中的“乳房”一词meex [me³¹]相比较之下，我们发现它们的韵母[-ɛ]是一样的，而声母也与[m]与闽南语的[n]一样都是鼻音声母，本文推断或许是在语音流变历史中分化演变成为不同的鼻音声母。而壮语中的“乳房”读作[ne⁵]与[nen⁵]、[ne:u⁵]等，在壮语诸方言中读音形式多样，彼此较不一致，但与闽南语的[ne¹]发音大致相像，因此本文推测这三种语言中的同一个词，或许是来源于同一原始语。

¹ 金理新（2012）。《汉藏语系核心词》。北京：民族出版社。

闽南语中的“屁股”则写作“尻川”，《说文》尸部：“尻，腓也。从尸，九声。苦刀切。”上古音构拟为* k'og，闽南语读作[kha¹⁻⁶ tshu¹]；很难在除了壮语之外在其他壮侗语中看出端倪，而壮语中“屁股”读作[ɛak⁷ kum⁵]或[ɛak⁷ hai⁴]，其中的[kum⁵]与[hai⁴]与闽南语中的[kha¹⁻⁶]则有较高的相似性，本文相信[ɛak⁷ kum⁵]与[ɛak⁷ hai⁴]的词序或是南方少数民族语言存在着的这种丰富的BA式构词，即“中心语+修饰语”的构词方式；也就是说，闽南语中的[kha¹⁻⁶ tshu¹]与壮语中的[ɛak⁷ hai⁴]也许看起来只有[hai⁴]与[kha¹⁻⁶]有亲缘关系，而其实许多亲属语言在遗传同一个原始语言的同时，有可能会只保留了词汇中的一个词，而在后期的演变中继而加上修饰词，如[ɛak⁷]是处，而[hai⁴]是屎，[ɛak⁷ hai⁴]指的即是厕屎处；再如闽南语的“尻川”（读作[kha¹⁻⁶ tshu¹]），在“尻”字后加上“川”字来意喻排泄物蜂拥而出的形态，及此本文推测壮语与闽南语的“屁股”一词应来源于同一原始词汇。

与此同时，闽南语中也有不少这种BA式的构词方式，如闽南语中会把“母鸡”称作“鸡母”、把“客人”称作“人客”等，而这些特别的构词方式相信是南方少数民族语言在闽南语中的遗存。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在早期北方汉族迁往闽地时，闽地仍有大量的古越人；为了融入当地的土著社会，北方汉族依旧必须或多或少地学习当地的土著语言，以便沟通交流，而作为粗言俗语的以上词汇更是首当其冲，这是因为人们在学习第二种语言时，往往会优先学习其语言较为粗俗的部分，因为这些词的实用性是较高的，所以这些词汇就在古汉语与古闽越语的碰撞交融下存留了下来。

三、闽南语中的性别敏感词

中文	闽南语 国际 音标	闽南语 训读字、 自造字	壮语	侗语	水语	布依语
男子	ta ⁶ po ¹	丈夫	boux sai / sai [pou ⁴ sa:i ¹]	banl [pan ⁵⁵]	mba:n ¹ / ʔai ³ mba:n ¹	bux saail [pu ³¹ sa:i ²⁴]
女子	tsa ¹⁻⁶ bo ³	查某	bouxmbwk/ vunzmbwk [bwk ⁷]	nyangc [ŋaŋ ³¹] / miegs [mjəh ³²³]	ni ⁴ / ni ⁴ ʔbja:k ⁷	Mbegt [ʔbwk ³⁵] / maix [mei ³¹]
雄性	hiŋ ² /hiŋ ²	雄	Daeg [兽] / boux [禽\植] [pou ⁴]	buil [pui ⁵⁵] / dae [ta ¹¹]	hai ³ / tak ⁸ [兽]	dag[tek ³³] / rail [zei ³⁴]
雌性	tshi ²	雌	meh/coh	angh [aŋ ⁴⁵³] / ganh [kaŋ ³³]	ni ⁴ / hai ⁵	meeh ² [me ³³]

*以上资料皆摘自《闽南方言大词典》、《现代壮语词汇词典》、《侗汉词典》、《汉水词典》与《布依汉词典》

在《闽南方言大词典》中，“男子”这个词的书面语被记录为“丈夫”，但其在日常生活中更为使用的是写作“查甫”；闽南语中的“男子”被写作“丈夫”，在汉语语音演变规律中是说得过去的，但本文认为相较于古汉语，[ta⁶ po¹]更应是来源于古闽越语，也应该写作与“查某”相对应的“查甫”，这是因为以[ta⁶ po¹]（男人）中的[po¹]与壮语中的[pou⁴]、侗语中的[pan⁵⁵]、傣语中的[pu¹]以及布依语中的[pu³¹]都不难看出这几个语言当中表达同一个意义的词都存在着某种联系，尤其傣语中的“男人”读作[pu¹ tsa:i²]，将词序调转与闽南语的[ta⁶ po¹]更为相似；因此闽南语中的“男人”应该写作“查甫”，而非“丈夫”，而且《闽南方言大词典》中对“女子”仍写作“查某”某tsa¹⁻⁶ bo³]并未为其来源作出更多解释。

男，《说文》：“丈夫也。从田从力。言男用力於田也。凡男之屬皆从男。那含切。”古人称男子作“甫”，《广韵》：“始也，大也，我也，众也。《说文》曰：男子之美称也，字从父，方矩切。”甫，中古音pyu^B，上古音* paʔ。女，《说文》：“妇人也。象形。王育说，凡女之属皆从女。尼吕切。”女，《广韵》：“《礼记》曰：女者，如也，如男子之教。尼吕切，又尼虑切。”“尼虑切”为上古“女”字的动词形式。女，中古音nyo，上古音* r-naʔ。闽南语中指“男子”与“女子”的“查甫”与“查某”在汉语中并未有与其相对应的词语与读音，词义上“查”、“某”亦与汉语中的词义不相通，因此本文推想“查甫”与“查某”乃闽南语的汉语音译词，是拥有着非汉语底层特征的词语。

本文认为“查甫”和“查某”在语音、词义以及构词方式上如此相似，不应该把它们拆散割裂开来分析，而是应该着重地注意这两个词的相似点，合在一起进行分析解释。假设“查甫”和“查某”皆为古闽越语在闽南语中残留的痕迹，闽南语中的“男子”书面语写作“查甫”，读音为[ta⁶ po¹]，而“女子”一词，在《闽南方言大辞典》中，书面语写作“查某”，读作[tsa¹⁻⁶ bo³]。其中[po¹]和[bo³]就有可能指“人”的意思；同壮语和傣语中的[pou⁴]和[pu¹]的语义一样，当单独存在时，[pou⁴]和[pu¹]就表示“雄性”，但和其他词如：[sa:i¹]或[tsa:i²]同时出现时，形成[pou⁴ sa:i¹]与[pu¹ tsa:i²]时，[sa:i¹]与[tsa:i²]就可以表示“男人”一词中“人”的意思；而[sa:i¹]或[tsa:i²]本身就有“男性”的意思，只是它们如果单独成词的话就会显得形态怪异。“男人”在侗台语中大多已经被汉语借词“父”替换了，只有少部分语言保留自己的形式。² 男人在少部分侗语中读作[pan⁵⁵]，与其他壮侗语言相比相去甚远，但依稀可以看到“男人”在侗语中还保留着古闽越语中的[p]声母，与闽南语[po¹]和壮语[pou⁴]相映成趣。

闽南语中的“女子”写作“查某”，读作[tsa¹⁻⁶ bo³]，与汉语中“女子”的中古音nyo，上古音*r-naʔ都大相径庭，本文认为二者并无亲属语言关系；而能与壮语中的[bwk⁷]与布依语中的[?bwk³⁵]相对应。此外，闽南语中的“雌性”读作[tshi²]，而“雄性”则读作[hioŋ²]或[hin²]，与壮侗语系的诸方言关系不大；本文认为闽南语中的“雌性”与“雄性”并未继承古闽越语中的特性，而是继承了汉语中“雄性”与“雌性”的语音特点，与其他壮侗语相较之下，看起来并无任何亲属关系，

² 金理新（2012）。《汉藏语系核心词》。北京：民族出版社。

³ 吴文文、李毅（2013）。《闽南方言中“查甫”和“查某”》。福建漳州：闽南师范大学。

因此本文对此暂且不作相关论述。有学者认为“查某”和“查甫”存留在闽南语中的原因与历史上中原地区汉族南下征蛮密切相关，由于行军打仗不方便携带家眷，加上将士们发誓“永镇斯土”，与当地土著女子繁衍生息，而那些闽越族女子在互相谈论涉及“男人”、“女人”这些具有一定私密性的话题时，会故意地采用本族的词语如“查甫”、“查某”来指称男人和女人；而母亲作为孩子们的第一个教师，往往会继承这种称呼男人与女人的说法³。本文较为赞同此说法，然而这也仅仅是一种假设，虽说可信度较高，但不可断定这便是历史事实。

四、闽南语中的其他敏感词

闽南方言中有些词或许并非完全是被影响者，有时候也可能影响了其他少数民族语言中的词汇，以下举出闽南语中的其他敏感词：

中文	闽南语 国际音标	闽南语 训读字、 自造字	壮语	侗语	水语	布依语
尿液	dzio ⁶	尿/溺	Nyoh	nyeeuv [ɲeu ⁵³]	ʔniu ⁵	nyuh [ɲu ³³]
肥胖	pui ²	肥	biz, 如肥 肉: nohbiz	buic [pui ¹¹]	pi ² /pi ² put ⁸	oons [ʔo:n ³⁵]/ biz[p ¹¹]

*以上资料皆摘自《闽南方言大词典》、《现代壮语词汇词典》、《侗汉词典》、《汉水词典》与《布依汉词典》

尿，《说文》：“人小便也。从尾从水。奴弔切。”尿，中古音 neu ，上古音* $ny\acute{o}k$ 。溺，清代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又用爲人小便之屙字。而水名則皆作弱。而灼切。”溺，中古音 neu ，上古音* $\eta i\acute{o}k$ 。闽南语中的“尿液”一词读音为[dzio⁶]，与壮侗语中的所有发音非常相似，侗语读作[ɲeu⁵³]、水语读作[ʔniu⁵]、布依语读作[ɲu³³]，而且与汉语中“尿”与“溺”的上、中古音亦是不谋而合，几乎可以说是它们来源于同一种原始语，但这个原始语究竟是古代汉语还是古闽越语？究竟是壮侗语中的汉语借词，还是古闽越语在闽南语底层的残留？

依照语言语音演变规律来说，这些发音的相似度极高，也就是说发音分化演变的时期是较为接近的，与“查甫”、“查某”这些相对分化历史较为久远的词汇来说，“尿液”在各语言中的相互影响应为近代发生的；因此本文认为“尿液”这个词是汉语方言中的发音影响了其他少数民族语言中的发音。简单来说，基本上壮侗语中的“尿液”一词已经是被汉语借词“尿”或“溺”所替换了。而闽南语中的“肥胖”读作[pui²]，与侗语的[pui¹¹]只有声调上的差别，而壮语、水语和布依语中依然保留了声母[p]，因此本文亦认为闽南语中的“肥胖”一词与其他壮侗语具有同源关系。

五、结语

综上所述，闽南语中的古闽越语成分在汉语作为强势的优势语言下得以保存下来，是极其难得的、也是不可多得的一部分；闽南语是以“多源聚合”的语言发展模式形成开来的，因此学者们在考释闽南语字源时应多方面地考虑古闽越语在闽南语底层中的反映，并非一味地揣摩其与古代汉语的关系。其次，我们在以上所举的例子中得知，闽南语中的某些敏感词是与壮侗语有密切关系的，甚至可以说它们有着同一种原始语，纵使这几种语言分裂发展了许多年，其中又加入了外部影响与其他音变的因素、也自身创造了某些词汇，但还是可以看出它们之间不可剥夺的关联性。

参考资料

- 戴庆厦（1992）。*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关系概论*。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 戴庆厦、顾阳（2003）。*现代语言学理论与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 杜佳伦（2014）。*闽语历史层次分析与相关音变探讨*。上海：中西书局。
- 黄树先、邢福义（2010）。*汉语核心词探索*。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 金理新（2012）。*汉藏语系核心词*。北京：民族出版社。
- 蒙元耀（2010）。*壮汉同源词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 文波、李辉（2004）。*遗传学证据支持文化的人口扩张模式*。英国：《自然》杂志。
- 吴文文、李骏（2013）。*闽南方言中“甫”和“查某”*。福建漳州：闽南师范大学。
- 周长楫（2006）。*闽南方言大词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周长楫（2010）。*闽南语概说*。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
- 周长楫（2014）。*闽南方言与文化*。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